

西山脚的电影预告牌

■李浙平

电视机未进入瑞安老城关前,或9寸黑白电视机刚刚被极少数居民接触到时,居民的公共娱乐不外乎看电影、看戏、打篮球、打乒乓、听鼓词、打扑克、下棋……看电影是其中最经常也是最热闹的,人数多,男女老少皆宜。当时西山的华侨电影院门口,总是人群簇拥,从人挤人买电影票,到观众等电影散场、排队检票进场,场面闹热。华侨电影院几乎天天都有电影放。

我记忆中是五六岁开始看电影的,母亲带我去看。我成年后,每有新影片,都会去看。二哥调到电影院当美工后,买电影票方便,不再去售票口挤了。好看的电影可以重复看几次,《碧玉簪》看了六遍、《红楼梦》看了七遍,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《追捕》也看了好几遍,好些台词会背诵。电影院里常走,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看着面熟,谁是领导、谁是检票的、谁是放映中途查票的、谁是售票的。但印象最深刻的,是管幕布的长人佬伯,他很辛苦,也很敬业,每次放映前,准时将很大很沉的紫色幕布拉开,电影结束又要拉拢,当天电影放几场,他就要拉几次。新片上映前,见他扛着漆成红色的木牌到街头去挂,牌上用粉笔写了影片场次。

华侨电影院每月都有新影片。为了方便观众早些了解当月的影片,就在离电影院不远的东向,西山脚的台阶处,竖起两根电灯柱,上面用三角铁搭成架子,用来置放电影预告牌。预告牌很大,站在大街八角桥那

里就能看到。但要细看这个月几号至几号放什么影片,还得走近预告牌前几米,抬头看看才晓得。

电影预告用水粉颜料画,方便清洗。为何?因为准备的牌子不多,只能轮换使用。临月末,这个月的预告内容就要过期了,卸下牌子,换上另一块有下月预告内容的牌子。如此轮换着,直到牌子不能使用,才用新的。这是一个节约的措施。

二哥经招考成为电影院美工后,专职从事电影预告牌的绘制。

刚开始,二哥根据电影发行总公司提供的电影宣传画样张绘制电影预告牌。自从他在赵延年先生指导下完成电影宣传画《林家铺子》并参加华东六省一市展览后,受到鼓励,二哥不满足依样画葫芦的电影宣传画绘制,总要融入自己对电影理解后的艺术表现(他可以在新影放映前去温州观看),在突出影片吸引力方面着力,使电影预告牌的画面出现创作的新意,也让观众在未看电影前通过预告牌产生兴趣。

当时,想看电影的人,都会先到西山脚,看看预告牌,心里估摸口袋里还剩多少零钱、看哪部影片、和谁一同去看。热恋中人,男的总要为女的买电影票,必先看预告牌找找有没有对象喜欢的片子,有,就想设法托电影院的熟人,买好位子的票。一些爱看越剧的妇女,见预告牌写着越剧电影,便兴高采烈了。小伙子还是找武打、战争题材的电影看。当然,只能由电影片名去碰运气,碰对了,

高兴。选错了,看后也不泄气。于是,电影院在推出一月预告牌后,又会在中间更换一些热门影片的专题预告牌,就安置在电影院正大门左右墙上,一幅只宣传一部电影。在这些专题性的预告牌中,像《愤怒的人》是二哥自己创作的,这幅画的原作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。

某日,我在翻看二哥从前所摄的电影预告宣传画时,许多陈旧的记忆又像电影在脑中闪过,便与二哥聊着从前在电影院工作室看他画宣传画的事,很开心。二哥说“当时电影院的领导与一些老同志都很重视电影预告工作,对我的工作与想法给予大力的支持,使得瑞安华侨电影院的电影预告影响面,一直走在温州各县的前列。也促使电影预告牌成为当时西山脚一道风景线。只是当时拍照片的彩色胶卷很贵,所以拍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。如果全都拍下来,总有上百张的。现在看看,也挺有意思。”

时光荏苒,随着公共娱乐设施与形式日益变化、丰富,有段时间,看电影的人数明显下降,华侨电影院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,观众寥寥无几,导致电影放映行业经营效益入不敷出,传统的放映事业被迫停滞,最终这支曾给瑞安人民带来广泛兴趣的视听娱乐队伍被改制了。

如今,西山脚下原先电影预告牌的位置,空空如也,还有谁记得那曾经恰如风景的电影预告画颜色印迹?我记得。

裁缝师傅

■洪小兵

旧时过年,仪式感特别强,穿上美美的新衣服是过年的一件大事,那种甜蜜心情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像的。

每年农历十月廿三,老家集市过后,祖母就开始张罗过年的新衣服了。到冬月,祖母便请裁缝师傅上门,给家里每个人做新衣服。布料是平时一匹一匹攒起来的,有时候,母亲会托人买些上好的呢料,合计着给祖父、父亲做大衣。大人口中常说的“毛料”,在当时应该是很贵重的料子,只有在过新年的时候,家人们才舍得拿出来穿。

祖母请的裁缝是位女师傅,我不知其名,只记得音叫‘阿nai’,是个留着齐耳短发、中等身材、偏瘦、说话慢声细语、面容清秀的四十来岁女子。裁缝师傅得提早预约,祖母会拣个“好日”让师傅上门来。

清晨,我上学前,只见裁缝师傅挑着裁缝机,脸颊微红、兴冲冲地上我家来,祖母赶紧出来迎接。门口屋檐下,门板已放在长凳上,铺上粗布,一擦布料已在静候。裁缝师傅在家里吃好早餐,马上安装裁缝机并且把担子里的剪刀、纱线、熨斗、尺子、画粉、里衬料等都拿出来放门板上。她把布料一一打开,看过摸过,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称赞声。

接着裁缝师傅给祖母量尺寸,裁剪布料,与祖母商量着衣服的领导子、口袋、袖子等款式的选择。她们的交谈是如此和谐,祖母的脸上是如此满足。剪刀裁布的喀嚓声,裁缝机的脚踏声在空阔的屋前不时地响起,那是岁月的留声机,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我放学后做完作业,都会来看师傅做衣服。有时,我也想拿起剪刀试试。阿nai一见我拿剪刀,马上就说道:“阿姆,剪刀不要动哈。”祖母告诉我:“裁缝师傅的剪刀是不让任何人动的。”

阿nai一边脚踏缝纫机,一边和家里人说说笑笑拉家常。缝纫机的针眼在布料上快速地走着,她的手随着针眼麻利地拉动着布料上下来回。冬日的暖阳洒在门板上,余晖落下的影子,与裁缝师悠然自得的背影相得益彰,柔和的画面,岁月静好,是我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模样。

一件冬天的衣服要两三天才能完成,然后,熨烫试穿,不合适再修改。祖父母的衣服完工了,接着做我

父母亲的衣服。轮到我时,通常要半个月后了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会问上一句“阿姨,做我的新衣服了吗?”师傅总是柔柔地说:“还没呢,等等啊。”等待的过程,是那么漫长。新衣服做好了,我立马穿上,赶紧跑过去照镜子,好看极了,我非常喜欢。可是祖母却说:“乖,先不穿了,等过年的时候再穿。”虽然万般不情愿,但也不得不脱下来,把新衣服叠整齐,放在柜子里。有时候上课会走神儿,想像自己穿上新衣服,美美的,好看的样子,不知不觉地嘴角上扬,心里偷着乐呢。

终于过六年了,我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衣服,自我感觉好极了。但是发现新衣服居然短了很多。当时裁缝师傅已经放宽尺寸,只是没想到,十二三岁的我,正值长身体的时候。过了个年,身高噌噌上窜了许多。我穿上新衣服,总是不由自主地抓住下摆使劲向下拉,灯芯绒的料子容易缩水,穿了几回,就不能再穿了,当时的我着急得差点就哭出来了。那年,那件灯芯绒花格子拉链外套成为我永远的新衣服,在我的时光深处闪耀着迷人的心香。

裁缝师傅在我家是按天数计工的。她与我们同吃不同睡。吃过晚饭后回家,第二天一大早来我家吃早饭。当时,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足够的布料请裁缝师傅上门的。邻居都很羡慕,也有人拿着一两匹布羞答答地想搭进来让裁缝师傅帮忙做新衣裳。我的祖母很大气,让邻居家只管拿布料过来,她说,做新衣服是好事,稍微收些费用皆大欢喜。

阿nai每年都会来我家做衣服,她与母亲祖母相处甚好,她喜欢我家的氛围,称赞我家的饭菜好吃。她每次都兴冲冲地来,恋恋不舍地回去。祖母帮忙整理裁缝行当,她挑起裁缝机,边走边与祖母母亲切道别,相约明年再来。

听说现在的明星大佬喜欢私人定制衣服,显示其高贵与优渥。依此说来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像我家这样请人上门手工定制的,也是穿上“高定”衣服了?阿nai做衣服,裁剪缝纫、熨烫试样……所有工序全由她一人完成,是真正的匠人,这也是手工定制的魅力,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独特的匠心与精致,穿在身上也更加舒适自在。

最忆腊月梅菜香

■林南斌

想起以前在农村,每当逢年过节时,家家户户屋檐下的篮子里都装着大块大块的酱油肉,楼梯间的坛子里则装满梅干菜,在房间角落里还放着小罐子,装着瓯柑和柚子之类耐储存的水果,还有满屋子用绳子悬挂着的鳗鲞等,一进门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。

而我最熟悉的香味莫过于腊月里的梅菜香。腊月伊始,看着田里齐整整的白菜、抽出长长菜芯的油冬菜和油光发亮的芥菜,勤劳的农民伯伯就开始心痒痒了。他们开始忙着去田里割菜、清洗,切菜、翻晒。你看——在村头巷尾的道路边、房前屋后的空地上,抬眼望去,一排排、一堆堆,晒满了各种蔬菜,有娇翠欲滴的,有澄黄澄黄的,有白里透紫的……令人眼花缭乱。

温州人俗称的梅菜,其实是梅干菜,与粤菜中的梅菜有天壤之别。大凡芥菜、油菜、白菜或者雪里蕻等,都可以成为梅干菜的原料。据民国年间的《越中便览》记载“梅干菜有芥菜干、油菜干、白菜干之别。芥菜味鲜,油菜性平,白菜质嫩,用以烹鸭、烧肉别有风味。”

每逢腊月,如遇阳光明媚之时,家家户户便忙着晒梅干菜,而且必须用到一样竹制工具,叫做“晒簞”。晒簞即为晒垫,是农户用于晾晒农产品的竹席。以前晾晒东西,经常用到这种簞。我们常把它卷成筒状,用的时候再展开、铺平,非常实用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词: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



月满西楼。”这里的“簞”也是高级竹席,但不同于农家的簞,在宋代可能算是奢侈品了。

温州的梅干菜多以芥菜为主,其品种叫“九头芥”。先将九头芥剔除老茎、黄叶、洗净,然后将茎、叶分开,在阳光下晾晒几天,待干燥发蔫、色泽变深后,切碎、放盐反复揉搓,使盐分均匀渗入,再装入坛中压紧、密封,放置阴凉通风处,地道的梅干菜就完成了。用筷子轻挑几根入口,轻嚼、细品,越嚼越有味。装过梅干菜的坛子,第二年还能隐约闻到清香。

制作好的梅干菜风味独特,集咸、酸、香于一体,是烹制肉类、喝粥等的最佳调料或配菜。上好的梅干菜,淋上油,加几块五花肉,让肉片更好地吸收梅菜的香味,肉和菜在汤水的鼎沸声中相互交融,一盘香喷喷的梅干菜扣肉便呼之欲出了,油渍满溢,唇齿留香,令人回味无穷。

过去还有一种用土法腌制芥菜的,当地人称之为“菜咸”。一般腌制在大缸里,又酸又香,满屋子香气氤氲、驱之不散,也是那个年纪的人最熟悉的味道。

日历往事

■金洁

最近,一股1996年旧日历的搜索热潮席卷网络,这让我想起了关于日历的点滴往事。

小时候,每到年末,父亲会去市场上买来一本日历,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老黄历,尽管其貌不扬,但挂到卧室木板墙上之后,原本简陋的屋子似乎明媚了许多。日历封面是喜庆的红色,印有“财源广进”四个大字,里面的白色纸张薄薄的,上面的知识容量倒不少,公历,阴历,星期,节气,当天宜做和忌做之事等等,还有很多我根本看不懂的内容。父亲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撕去一张日历,随着最后一张日历完成使命,一年365天就此宣告结束。那时少不更事的我总也不明白,为什么父亲撕去日历时,脸上经常会有若有所思的神情,直到多年后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,大家都在感慨时间过得太快,我才理解了苦难中顽强挣扎的父亲,每撕去一张日历,意味着又在捉襟见肘中过去一天,心中该是既愁闷又欣慰的吧?

后来有好几年,父亲不再撕日历,而是每天掀起一张日历,用固定在上方的夹子夹住,这样操作是为了一年到头家里还能留下一本完好的旧日历。看到父亲把用过的旧日历收藏起来,我曾不屑一顾地说“最多

只能算废纸,还是扔了吧。”父亲并不理会,依旧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小心翼翼从墙上取下整本日历,掸去上面的灰尘,一张张抹平后放进柜子里。现在想来,父亲这一细微举动,与其说是收拾旧物件,倒不如说是珍藏虽艰难却值得回味的美好旧时光,那时生活贫困,然而一家人其乐融融,即便缺衣少食,心中仍感温暖。

日历一页页翻过,生活一天天向前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日历渐渐淡出大众视野,取而代之的是制作精良的挂历。过年时,人们喜欢给亲朋好友送挂历,以表达新年的祝福。各式各样的挂历,上面有画也有字,图文并茂,除了看日期,还有居家装饰功能。印象中,我家墙壁上也挂过几本令人赏心悦目的挂历,不像日历需要每天撕去一张,而是过完一个月翻过去一张。只是日子过去了,再精美的挂历也该“下岗”,于是厚实、光滑、有质感的旧挂历纸被我们废物利用——包书皮。多年以后,早已忘记当时的书皮图案,却一直记得用过时挂历给新书包书皮的欣喜之情。

再后来,流行起了可以直接摆放于书桌的台历。一本厚厚的台历,就是整整一年的日子,每一页台历背面印着各种知识,天文地理,包罗万象。每次轻轻地用拇指和食指

将一页台历从右边翻到左边,都是在向昨天默默告别,也是在唤醒和迎接新的一天。在这一天天的送往迎来中,台历静静记录着平凡生活,因为我们习惯随手在上面涂涂画画,或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某件重要的事,或抒写某个特定瞬间的心情和感受。当不知不觉翻完最后一页台历时,心中不免有留恋,有感慨,有时也会有深深的无奈,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吧?

前几年,自诩追求生活品质的我不满足于用普通台历装点书房门面,便把目光投向定制个性化台历。我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,要是把自己的美照搬到台历上,岂不是一件有创意的美事?于是,个性照片台历闪亮登场,因精致美观,更因独一无二,即刻成了书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身心疲惫时,凝视着台历,在自我欣赏与自我悦纳中疗愈心情,而后坚定地相信,未来可期,人生值得!

无论是日历、挂历或台历,其实都是一段逝去的时光。听说今年的公历日历跟1996年完全一样,而1996年的我正值而立之年,28年后的今天,就算我拿着与1996年一样的日历,毕竟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又怎么可能“完全一样”呢?留下的是日历,走过的是人生!